

心灵漫笔

乡村即景

■邢得安

这些年，我走过很多地方，看过无数风景，但最美的仍然是记忆里的那些乡下风景。

风过乡村

我的家乡在澧河岸边。这里，一年四季刮着不同的风。

春风最早到人间。它像魔法师一样会变魔术。只要它一来，鼓起腮帮轻轻吹一下，柳树、小草会摇头晃脑、遥相呼应，光秃秃的大地瞬间就披上了绿衣。人们喜欢春风，便赋予它更多的机会展示灵性。春风带来最多的是满树繁花，少有实质性的果实。它把更多的期望留给了丰收的秋季。

夏天的风是勤劳的。它的脾气虽然有些古怪，但是耿直、实

在。它发怒时敢与雷、电、暴雨相拼搏，甚至刮得昏天黑地；高兴时也会温声细语。烈日炙烤大地时，它会来到身旁，贴心地拂去身上的汗渍，让人感到无比的轻松、舒爽。我最喜欢看茁壮成长的玉米在它的吹动下点头摇曳、相互摩擦、沙沙作响的情景。那简直是美丽的画卷、最动听的音乐。

秋天来了，秋风也来了。秋风是负责任的。它催促谷子收获期已经到了，别把自己丢在地里。谷子弯下了腰，不住点头。它告诫高粱，别再贪恋秋色，是时候回去了。高粱立马涨红了脸。秋风的手段是凌厉的、果决的，为了让万物回归、积聚精力，不惜动用寒霜，让一切不愿离去的残枝败叶与母体告别。

也许是为了让世界更整

洁一些，冬天的风常常携白雪掠过树梢、屋顶，覆盖每一个角落，让世界冰清玉洁。屋外的风“呜呜”响着，鸡不叫、狗不吭，屋内的人围炉夜话、其乐融融。人们利用这难得的宁静，品茶聊天，畅谈生活。

家乡的风不仅把白云吹得悠闲、把细雨吹得多情，吹得蛙声一片、吹得一树蝉鸣，还吹弯了父亲的腰、吹白了母亲的双鬓，更把小日子吹得红红火火。

乡间的路

迎着微风，行走在乡间的路上，深深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，无比陶醉。

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，宽阔而又修长的玉米叶子手搭着手，频频向路人致敬。它们在风

的统一指挥下，形成了一层层的波浪，由远及近向身边涌来。此时，你可能会由衷感叹造物主的神奇，让庄稼长势这么喜人。然而，你又何曾知道，这些绿色的生命何其不易。连续一春的干旱，让土地裂开了口子。在麦后抢种的日子里，多少人冒着四十摄氏度的高温，在烈日的炙烤下将各种抗旱工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，将清水和着汗水注入那干涸的土地，种上一粒粒寄托着无限希望的种子。

路的前方，还有更多的路。它们，似乎只是无尽地延伸，没有尽头。

中国大地上，有无数条乡间的路。它们连接着乡村，连接着心与心的距离。这些乡间的路，承载着乡人生活的点滴，见证了无数人的幸福与磨难。它们把古

树、老井，鸡鸣、狗吠，春夏、秋冬，晨雾、暮霭紧密联结起来，让你哪怕走到天涯海角、哪怕已是白发苍苍，也不会忘记故乡就在路的那一头。

“千年古路万年沟。”这些乡间的道路经过多少年的车轧人踩、雨水冲刷，逐渐由平地变得低凹，继而成为沟。孩提时干旱的夏天，道路上被碾碎的浮土深没脚面。我们仰面躺在土窝里，任由小伙伴将更多的浮土堆到自己身上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留下一个“人”一样的模型。若遇到大雨，先是如铜钱大的雨滴砸在土上，发出“噗噗”的声响，紧接着大雨如瓢泼一般从头顶浇下来，一身的尘土被冲得光光的。

走在这乡间的路上，每一步都充满着温馨与回忆，仿佛重新拾起了那些被岁月淡漠的情感。

玉米地的风

■孙勇

伴随着一团浅灰色的卷云，风，从原野深处，向着村庄的玉米地前进。

风到达玉米地时，狂野、无情。

田野的风，狂野的风，伸出魔爪般的手臂，把地头树上的枝条揪拽下来，扔到玉米地里。

成片的玉米地被突然降临的风推了个趔趄。霎时，整片整片的玉米，与风扭打在一起。

风在玉米地间，一会儿集体从空中俯冲下来，把玉米整片砸倒；一会儿又分割成千万个幻影，蹦进玉米地，与玉米单独厮杀。

本来安静的玉米，恼怒了。玉米在与风的打斗争中，不断变幻着阵法。狂野的风，东偷西袭，把玉米摇晃得站不住脚。玉米集中精力和斗志，逮住风的幻影，死死地卡住风的脖子，把风扔进路旁的水沟里、扔进附近的涵洞里、扔进高速公路飞奔着的车厢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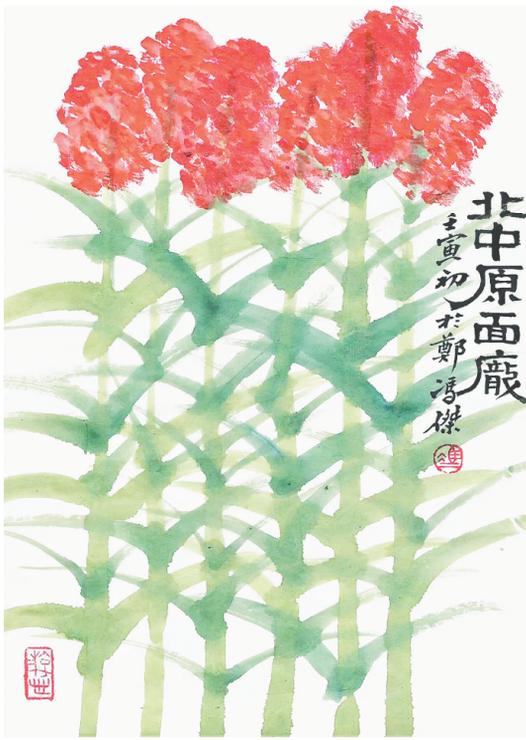
被扔进水沟里、涵洞里、车厢里的风，没有死心，迅速集合到玉米地，使出铁砂掌。玉米经不起铁砂掌的打击，被成片成片推倒。玉米虽然向着同一个方向倾斜倒伏，但宁死不屈，肩膀并着肩膀、手臂挽着手臂，组成一个坚固的、强

大的钢铁堡垒，任凭风使出花样翻新的招数。

风，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玉米地，魔幻般的身驱排山倒海地冲向玉米地。即便如此，玉米仍肩膀并着肩膀、手臂挽着手臂，怒吼着，向着狂野的风惨烈地扑过去。疯狂的风，被玉米的怒吼吓住了，纷纷逃离，在逃跑的过程中，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撕扯玉米的叶子……

炊烟，再次从村庄升起的时候，玉米开始疗伤。

田野的风，还会回来。玉米，将在风再次来袭的时候，抓紧成熟自己。



国画 北中原面庞

冯杰作

晨语

■陈向锋

在鸟语中醒来，花香已飘远
太阳还在混沌与清醒之间

吐纳、淬炼
木槿花孤独地开着
凋谢、再开
我已不是出发时的我
走在从原点到零点之间的弧线上
雾色苍茫中
隐约看见了半轮残月
挂在远方

乡村的黄昏（外一首）

■苦丁

乡村的黄昏
仿佛是由炊烟画出的水墨画
她轻描淡写的一笔
画出村口站立的老柳树
在笔墨里
老柳树越来越模糊
她凝思片刻
“咩”的一声
一群羊摇着铃铛
跨过小桥走进了小村

繁花落地寂无声

花是有脚的，抱着果实
一步步行走在尘世间
走过了蓓蕾，走过了绽放
走过了一朵朵艳丽、芬芳
走过了风雨，飘落无声
繁花落地，并不是希望破灭
而是果实的新生

生活闲情

■乔保国

去年九月，我和妻子商定：搬离高楼，回到城中村的独家小院居住。之所以眷恋这个小院，是因为它宁静、温馨、和谐、接地气。

大约三月底的光景，小院里的杏花开了。一朵朵小巧玲珑的杏花缀满枝头，花色白中透粉、粉中透紫。杏花天然娇美的风姿，给小院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神韵。每一朵小花都如精灵般轻盈地舞动着，给人一种浪漫如诗的感觉。杏树先是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，后是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将娇美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我们。麦黄时节，金灿灿的杏子成熟了，它们紧紧靠在一起，或结成串串，或连成疙瘩，小院弥漫着杏子淡淡的清香。摘下一颗尝一尝，甜酸的味道迎合着人的

味蕾，很是可口。一树的杏子结得密密匝匝，常令家人围着杏树不停地观赏。杏子吃不完，我和妻子特地挑出品相好、个头大的，送人。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都能品尝到丰收的果实。吃着杏子，听着大家的声声赞美，我们领略着“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”的愉悦，感受着生活中与人分享美好的幸福心境。

院中的香椿树是开花的。每年花开的时候，不经意间便觉幽香袭来。初始是一簇簇与香椿叶几近一色的小花蕾挤在一起，由密而疏，含羞带娇，憋着不肯绽放。过了几日，它终于忍耐不住，“呼啦”一下全开了。白中微微泛黄，大小如豆粒，弯弯的小花瓣就像小小月牙簇在一起，玲珑精巧，让人心生爱怜。它的花香溢散方圆几十米，闻到的人

怡情小院

无不赞叹：真香啊！那是我家香椿树最美的时光，雅致、清丽，养眼、舒心。入夜，打开窗户，那近似茉莉花的味道沁入室内，使我未酒已醉，惬意地伴着香气入眠。

小院里的石榴树就在我的书房外。石榴树姿态优美，枝叶黄明。夏秋之交，石榴树上红与黄的交织像是余晖中一幅生动的油画，令人感慨不已。每逢读书或写作累了，推开窗户，美景即入眼帘，让我心旷神怡。石榴花红似火，象征着热情与希望，亦象征着生活红红火火。每当石榴开花挂果的季节，我最喜爱读关于它的优美诗句，如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等。

小院里还有我和妻子养的昙花、铁树、牡丹、月季、米兰、茉莉、蔷薇等，都长得郁郁葱

葱、生机勃勃。花开时节，它们争芳斗艳、尽显妩媚。我们每日精心侍弄它们，将爱心赋予这些生灵，总能赢得深情回报：昙花年年呈现出洁白优雅的姿态，将它的花香与美艳馈赠给主人；那养育了20年的铁树也开了花，金黄色的花像金色玉米一样……

我和妻子爱养花草，从不同花卉中也收获了不同的感悟。比如文竹，枝干有节似竹，且姿态文雅潇洒，独具风韵，示意我们做人要去低俗、不失节；又如米兰，碎碎的小花总是不露声色地开放着却清香四溢，教我们学会谦虚谨慎、不慕虚荣；再如吊兰，它不向往亭亭玉立的身姿，随便被置放于一处都会努力展示绿色、净化空气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不事张扬、默默奉献。还有龙骨、君子兰和滴水观音等，都

以各自不同的生命形态让我们领悟岁月静好与生命宝贵。每天和这些花卉友善对视、亲密接触，亦让退休生活多了许多乐趣。



人在旅途

老界岭的树

■王剑

我想，最能显露老界岭丰富表情的事物，莫过于漫山遍野的树木了。

其实，一棵树长在哪里，沐浴过多少风雨，历经了多少人情冷暖，绝不是偶然的事。

—

在老界岭，一棵树的生长并不容易。

最初，这粒小小的种子可能是大风刮来的，也可能是从鸟嘴里掉落的。掉落的地方可能是肥沃之壤，也可能是贫瘠的岩缝。但不管落到什么地方，它们都不嫌弃、不抱怨，而是攒足水分、追逐阳光，努力向上、强大自我。经过漫长的时光淘洗，它们最终长成参天大树。不仅如此，树木在生长过程中，可能还要经受风的摇晃、雨的痛击、旱的折磨、火的威胁，以及突如其来的雷电袭击。这些天然的或次生的灾害，随便哪一种，都有可能终结它们的生命。但是，这些树木，便是靠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奇迹般地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，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你看，山坡上的那一棵棵树，挺直身子，舒展枝叶，以繁茂之姿和苍劲古拙之态，在天地之间，在老界岭，一站就是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。

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树。它们由最初的一棵、两棵，繁衍成几十棵、数百棵，再到后来的成千上万棵，以至漫山遍野，数不胜数。你说，这不是一个奇迹？老界岭的森林覆盖率如此之高，气候如此宜人，树木是不是当居首功？然而，这些树不骄不躁、从容镇静，始终用一族簇新绿彰显着老界岭植被的丰腴与饱满。

二

老界岭的每一棵树，都是有“身份”的。每一棵树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气韵和风度。当然，同在老界岭这一地域，并不是所有的树木都能长成令人仰望的大树。相反，只有那些禀性卓异的树，才能活成树王，才能在天地间活出灵性、活出精彩、活出尊严。老界岭正是在这些大树的装点与陪伴下，表情才更加生动，气质才更加儒雅。

老界岭的古树名木，当以松树为尊。

在老界岭的栈道上行走，你随时可能遇到一两棵肃然站立的油松。油松树形雄壮，苍翠挺拔，针叶翠绿，颇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我曾在一棵油松前驻足观瞻，发现树干上有两处椭圆形的斧伤，浸出了棕红色的汁液。很疼吧？仰望望去，却见松针拂动，油松似有笑傲苍穹之态。

华山松是神女峰上的主角。它不仅耐旱，还耐寒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既能生长在贫

瘠的荒野，又能在悬崖峭壁上破石生根。它是个王者，与峭岩为伍，与白云为友，与日月对话，与天地同修。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！冰霜正惨凄，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，松柏有本性。”刘桢的这首诗，咏赞的就是松树的刚劲与灵秀。

最负盛名的则是迎客松。黄山上的迎客松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其实，老界岭也有一棵迎客松。它长在距离“松涛云海”不远处的崖壁上，凌危居险，盘根虬枝，躬身伸臂，笑迎宾朋。“森森直干百余寻，高入青冥不附林。万壑风生成夜响，千山月照挂秋阴。”置身于如此美好的网红打卡地，我们一众文友也不客气，只听相机“咔嚓”一阵响，便把迎客松满树的灵气锁进了镜头之中。

可以说，老界岭因为松树，平添了一股刚劲之气。

三

老界岭的树，是有情有义的。

在山道上走着，猛一抬头，会发现有一棵风姿绰约的树，擎一把碧伞，在路中央等你。你心头一暖，紧走几步，把她揽入怀中。

走出三里，你又看到栈道旁站着几棵粗壮的树木。仔细看看，才发现这几棵树不是吃闲饭的，它们用矫健的腰身扛起沉重的栈道。因此，不要说什么岁月静好，是因为有几棵树在为你负重前行。

感觉走累了，懈怠之时，忽然听见松鸭在树荫里一声嘶鸣，接着便有清脆的鸟声加入了合唱。这合唱节奏徐缓，时有停顿，好像鸟儿并不急着赶路，倒是山里人不紧不慢地跟你打着招呼。

偶遇暖树一棵，抚之如触温玉，轻叩如拂古琴。据说，此树冬季不落冰雪，实为奇观。

树也有七情六欲。高兴了，它们会猜枚，“哥俩好”“三星照”“五魁首”，嬉闹之声响彻山谷；悲伤了，它们会分分合合。有两棵树，它们的根是连在一起的，离开地面后居然一分为二，到数米高时，又合二为一，竟无丝毫斧削之痕。老界岭人可能见惯了人世间的分分合合，就把它们想象成离异的夫妻重归于好，故称“连理树”。我观察了这两棵树，觉得人生的坎坷经历，竟在两棵树上表达的这么通透，实在让人惊叹不已。

树和人气息相通。当心意相合时，人会给树起个好听的名字，比如发财树、幸福树、健康树。晚上，人们在小屋里进入梦乡，窗边的核桃树轻轻摇曳，远处的白杨树哨兵似的护卫着避暑山庄。

一切都静下来，静得能听见花开的声音。

别样情怀

亲爱的老张

■宋雪梅

早上，老张匆匆打个招呼说：“我上班去了。”然后，我听到门关上的声音，听到他下楼脚步声，听到他过北窗时清了清嗓子。

中午时分，进门对我说了“我回来啦，咱吃面条哈”，他便一头扎进了厨房。

西红柿牛肉吃完，收拾完厨房，老张终于坐下来，一边擦手一边说：“今天出洋相了。”我赶忙问咋啦。他说：“早上走得急，穿错鞋了，两只鞋不一样。开会的时候，一个美女同事发现了。她一惊呼，办公室瞬间燃爆了……”我听了也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笑着笑着，我忽然泪流满面，忍不住又问：“你咋不回来

换呢？”“忙得很，一屋子人等着，还要上楼汇报、签字，跑来跑去，半天一口水也没喝上，哪有时间回来换？”老张说。

我又心疼，又好笑。要是换作我，早尴尬得无地自容了。看老张这平和的心态、稳定的情绪，是我一生都要学习的。从此，我和老张之间又多了一层默契——老张出门前，必穿戴整齐来到我眼前，我一定要从头到脚审视一番才让他离家。

回想这半生，身体有小恙，事业无所成，唯一一件事做得很对：嫁给老张。一晃30年过去了，我想用一句话送给亲爱的老张：明明你已为我跋涉千里，却犹如昨天，像初相遇。

本版组稿：孙建磊 陈思盈